



寂樂編序



為善寂樂語出漢東平蒼
而止善擇善樂善童而習
之矣無伐始微同人為大
善人多為善之人少則善

本一而為善之塗多所繇
擇善者未精也切之礪之
及之守之君臣父子昆弟
朋友男女飲食被服興居
語默出處辭受之際動中

天則其自知如飲者之知
冷知煖焉而不言其被物
如萬物之熙熙於春和而
物不知彼沾沾焉似忠似
信似廉似潔以煦煦於人

情而陰以要天休善之賊也善在心証在六經小學近思錄朱子節要其階梯也程朱以還薛河汾切實而粹精矣自非舉世非之

不顧刀鋸鼎鑊在前弗懼則其赴善也亦弗勇明矧髻而執經於予下筆驚其神駿其意氣時若上人者又數年而執經於予細若

氣微若聲怯若不勝衣其
意氣時有以自下者又數
年携所輯最樂編相示先
正之格言具在思以自善
善世者意深遠矣徵予序

歷予誹譽之至變而不少
變斯予所共與為善者也
勉而為之序

乙丑春正魏塘魏大中書



最樂編序

高子明井生有粹稟績
文之暇不喜琴奕遇古
先格言即稍俚而警言切
者輒手錄之間取以迴

環諷詠若有深味彌歲
成帙名其編曰最樂客
曰此漢東平王蒼語也
朱邨所擅素士翫之可
乎明升為惕然止以質

於予曰何客之陋精一
執中堯舜語也敬心敬
勝文王武王語也藉今
學士大夫綴緝學問宗
旨撫以名書誰復難之

者詒云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未聞心
珍五鯖與日用飲名別
煩易牙之調也予願明
井幼而口實壯而割烹

處而疏水達而日新食以
及飲民之醕獻上之曝
終身不越此味亦不越
此樂何容之陋予與明
井之相期於濠上矣

天啟甲子歲秋日竹懶

李日華題



題家樂編

今之士大夫每津、相

獨曰吾儕須尋孔顏樂

處試問所樂何事其能

心解力行者有幾彼繩

營蟻慕鑿寸靈以媚七
尺之軀者已論印汪洋
自恣託閒曠取適乎如
心境未淨亦箇翺而歟
逸耳樂惡在旨哉為善

家樂之一語也余佩服
良久而媿未逮東床子
明舛少工舉業後為病
苦乃翛然於世味俗情
之外而好行其德蓋於

斯語私心嚮注之六山
谷手書自泚以泚子若
孫之意與且因而推演
之旁搜博覽凡切於省
身克己以至濟人利物

者片語若拱璧也擲手
錄加編次焉將令寓目
驚心駭目規而企羨恍
如麟鳳睹霞轍而惶悚
凜若雷霆寔久之善念日

增妄念日減而與世無
竟觸處坦途縱有意外
之轉軻如游氣偶泊太
靈毫無挂碍至此而形
神交暢夢寐俱恬孔顏

之樂亦如是而已方彼
脫略名教以不羈貌真
樂者奚啻徑庭哉况其
營、擾、併形骸桎梏
之而自投苦海也者第

程先生論讀書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洵知慕善易為善難此尤東床子之所憂而能憂正能樂之基也余嘉其

意亟命梓以公同志者如同志服膺是編嗟然有會於心則謂為善家樂以一言蔽之也亦可

天啓癸亥閏月之朔武

水竹蘆園主人明葵計
元勛題



最樂編序

余奉

使湘東意遠里舍歲時
伏獵石臼三兄弟同堂
燕樂每對七十二峯心燈

耿、忽、多、第、明、料、多、所
輯、最、樂、編、余、讀、之、真
數、簡、明、微、而、身、心、性、命
顯、而、几、席、庭、除、近、而、倫
物、之、準、繩、遠、而、冥、漠、之、彰

扶、區、分、類、別、旁、採、述、按
使、注、哲、典、刑、炳、若、星、日
居、於、淵、壑、之、津、梁、也、余
因、詔、天、生、男、子、使、為、女、用
有、如、智、效、一、官、命、寄、一、方、則

其才請所殫恩澤所施亦不
過一官一方而止何如閣修
之士流覽載籍上下古今
以在懷惻之波女心著為人
倫之宗鏡使天下知愚不

肖曉始知善道可行若中
原之叔庶民可采而後功
之所被者意用之所究者
宏多祖刺史之嘗書警語
于堂中以垂訓子孫有時

畊方寸地日讀數行書之
句以余偉微一第猶愧未
能乃第蚤年多病力難攻
苦居恒惟適志山水怡情
花竹余窺其意蓋以澹思慮

以當苓朮耽幽寂以代軒岐
而不料千秋大業即得之十
載間居也天之病弟也母乃
厚弟耶人不易知多矣失
之云弟矣馬援在交趾時

還書誠其兄子以其效龍伯
高之為人效之不得猶為謹
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類
鶩者也今弟且以重賢為法
吾又復何憾哉弟邁吾其

之變哀毀骨立量勉葬事
又早夜拮据一切善成先
志觀其敦本崇行得力於
學者居多薛文清公曰為
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

耳，今吾弟不獨之之且行
之矣，將來表豎寧有量哉
余因喜而為郵，致語以寄，時
天啓乙丑夏日，高道素書于

雲秋山房



最樂編序

漢明帝問東平王曰：處家何樂？對曰：為善最樂。誠哉是言也。余少讀書，資頗不鈍，爰及操管，輒忍上人，自謂取青紫如拾芥。而世間樂事無不如意。迨年十八而遊庠，越歲即遭顛蹶。然而壯志固不減也。夫何種之不如意事？一時駢聚，遂患奇疴，諸苦備嘗，羣醫莫效。聰明暗奪，面目盡非。既而援入南雍，意旨渾池之奮耳。柰病魔日

逼壯志日銷有死之心無生之樂猶復愀未
即魂斷回視翩翩得意之輩其先我而斃者不
知幾至堪誇技倆盡納罟坑可羨榮華翻成鴆
毒嗚呼迺知世原無樂而樂處盡是苦因夫世
且有耕而不得食織而不得衣者矣我無耕織
之勞坐享衣食之福又得讀聖賢書為
朝廷士天之厚我視庸人不越數倍哉即努力
進脩猶恐或墜更遺棄本原貿貿焉馳騁塵慾

真自投苦海終無出頭地矣雖我輩志在功名
然命不可強况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昔人
所以願為好人不願為好官耳與其強圖無益
之富貴曷若自檢至切之身心痛加懲艾苟免
大咎則生順死安而一切俟命可也每思求誨
于仁人君子愧非素絲之質不敢附近朱藍惟
是竊聞善言善行如獲珍寶即手錄以當韋弦
甲寅冬季歷事憲臺見署壁所題皆古人警訓

朝夕記憶不覺性靈勃發而疇昔之妄想恍然若失嗣後翻閱諸籍採錄盈笥藥寔之下揔覈區分曰名最樂編伊川云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余深愧矣然聊以自泐餘生倘旻天不替或有為余後者併以此訓為後人勉之後人勉之母如我之駘駕而徒嗟無及也時天啓三年歲在癸亥中秋日河生高昴光書于經畬堂



最樂編凡例

一格言懿行及善惡報應可為勸懲者即錄
一釋道訓誡及俚語謔言雖似瑣陋實足惕省者亦錄

一雖係名理而意涉深晦辭涉浩繁及迂遠不切者不錄

一如近世清譚雖多警句然涉于刻薄偏枯者不錄

一五經四書

皇明聖諭家傳戶誦貫徹人心已不復贅如係發論引喻卽並載之

一分類標題不過舉其大要如毀譽卽附言行酒色財氣總名除賊餘俱倣此

一每類之中各有次序或由淺而入深或由深而至淺要以互相發明耳故不拘世之今古人之後先

一每段之下各有小註不忘所自兼欲便于考也若屬未詳姑闕以俟

一小註之中或以名稱或以號稱或以諡稱或以書稱種種不齊各仍其便

一余本寡昧又病鬼侵凌不得專心博採定慮精參不過隨得隨記其間掛漏甚多而魚魯豕亥之誤亦必不少惟望博雅俯而誨之

最樂編目錄

一卷

克治

言行

廣量

謹慮

二卷

悖親

最樂編

目錄

擇交

勤學

勉任

三卷

治家

應事

除賊

積德

四卷

愛物

樂天

攝生

備死

五卷

報應

時

正

尚

冊

樂

卷

四

最樂編卷之一

魏塘廓園魏大中孔時正
鴛湖門人高昂光明叔輯

克治

范文正公曰吾夜就寢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
費及所為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
則終夕不能安眠必求所以補之者

日益編

薛文清公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

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
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嘗書以自
警公持守最嚴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室否
續自警編

趙清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
事不可以告人嗚呼必如此庶幾可謂不欺

心

綠雪亭雜言

薛文清公曰工夫切要在夙夜飲食男女衣服

動靜語默應事接物之間于此合天則道不
外是矣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得宜則業
廣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于天若計較利達
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
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繹訓編

徐文靖公溥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
古人以二瓶貯黃黑荳每舉一善念道一善
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荳不善則以黑荳投之

始黑多黃少漸積相半久之黃者乃多平生
如是雖貴不輟

南雍劄記

胡敬齋曰顏子最好處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孟子最好處是善端之發能擴充以
致其極今人見好事不肯做故不濟事若因
善端之發不肯放過直做到底真箇難及便
是顏孟復生

釋訓編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長

者言

楊慈湖先生曰吾少時初不知已有過但見他
人有過一日自念曰豈他人俱有過而我獨
無耶乃反觀內索久之得其一而又觀索又
得二三已而又索吾過若此其多乃大懼乃
力改

日益編

王陽明先生曰勿以無過爲聖賢之高而以改
過爲聖賢之學勿以其有所未至者爲聖賢

之諱而以其常懷不滿者為聖賢之心警語類抄

胡敬齋曰謹獨是切要工夫纔覺私意起便克

去此是大勇釋訓編

謝良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

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

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裡慎言錄

薛文清自少即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志為

御史差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昏覽

讀精思密玩值雪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

或通宵不寐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

能消磨方信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生平最

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為師訓皇明名臣錄

賀醫閭與人言論侃侃白沙曰得無鋒芒太露

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為美耳於是作書

室於後圃扁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

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皇明寶善錄

康齋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
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圭角之露嘗語學者
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胡九韶曰惟先生遇
患難進學在他人則情志矣

皇明寶善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
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
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
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

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
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
赤烏几几履讒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
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
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
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刻核能聚
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閹隣罵坐無忌憚
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闔善

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彌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鶴林玉露

雲長公生前忠勇死後威靈萬古以來一人而已然史稱公喜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槩

見惟今所傳對一聯云出雲長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噫此一二語者何其善與人同廣大若此哉夫惡人與常人俱置不論今世所患者在於君子要自做好人自行好事夫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自做自行的意思率至取忌造釁恃已凌物終於無成大抵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得好的故曰願天常生好人要人人都好願人常行

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都好事事都好不消
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了豈不大可
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是一樣見
識宋朝王荆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明道曰
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冷泉
沃炎火欲不渾身通冷得乎

雪濤小書

周公告成王曰克自抑畏蓋抑乃檢束收斂之
意畏乃恐懼兢慎之意豈惟王者當然實人

修省之至要也

薛文清公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
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傲之反爲謙謙字
便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湏是中心恭
敬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已受人堯舜之聖
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
也

王陽明

道德經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人苟有所長自當雍容涵養益加韜晦方可
成德所謂闇然而日章也彼輕躁淺露之人
每矜誇已長暴露於外卒之的然而日亡則
何益矣

感應篇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
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
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灼艾集

專涵養上用工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上用工

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
者日不足矣吾輩用工只求日減不求日增
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脫

灑何等簡易

王文成公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
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鶴林玉露補

欲淡則心清心清則理見

丹鉛餘錄

吾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

覺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爲淡然
無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日時神清氣朗雍雍
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
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
往來雜亂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
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
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以

上人

王陽明

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
謹恐懼自無許多閒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

靜也

陳白沙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
心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船中人
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
舟有老父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
伊川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

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竟去

警語類抄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
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我能放
也放心者如鷄豚出于埽欄不求則不得心
放者如鷹隼翔于雲霄而絳錠固在我手也
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荒蕩
能放者開濶荒蕩者失其本心開濶者全其

本心

鶴林玉露

語曰敬德之聚也此語最宜潛體

薛文清公

易搖而難定易昏而難明者人心也唯主敬則

定而明

薛文清公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
乃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
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
心體不累于欲無入不自得之謂耳是灑落
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懼

之無間

王文成公

居敬以立本窮理以達用

薛文清公

主敬行恕四字人能服膺而不失一生受用不

盡

衡門錄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惟得忠恕二字一

生用不盡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

雖有聰明恕已則昏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

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古今藥石

天下之事盡其在我此先哲之格言也世乃徒

責人而不求自盡者誦此可幡然悟矣

衡門錄

說人之短而乃護已之短誇已之長而乃忌人

之長皆由存心不厚識量太狹耳若能克去

此弊豈惟進德且以遠怨

胡師蘇

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

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已則難

也是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

于自知 延陵氏

能自見者明能自聞者聰能自取者才能自道

者辨

書紳要語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

不自是者博聞

景行錄

世人破綻處多從周旋處見指摘處多從愛護

處見艱難處多從貪戀處見

小牕清紀

習俗之溺人如醉者之酣于酒寐者之酣于夢

所貴乎君子者醉而能醒寐而能覺也習俗

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凡詩文之必于工

科名之必于得皆是也須特地猛省作急回

頭始得不然醉夢了此一生矣

羅一峯

衣垢不煎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慙色行垢不煎

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

省約三書

伊川先生曰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

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

却不知自家身與心已先不好了

二程語錄

耕堯田者有水患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

無憂無患日日豐年

樵談

今人有指心而言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三字雖不見經傳却亦甚雅或有作方寸地說問云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應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錫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惟此方寸地

人人有之歛之其細莫倫充之包八荒倘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力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

察求輔仁切憇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
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
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
必窒情必儆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
之友必不親芟薙耘鋤法也優游而饜飫之
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不凌節不求聞不計
獲乃宋人之不掘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
如是則信美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

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叅天溜雨之日治地
至此斯可言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
養生引年者取之其言未爲無理要皆墮于
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
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彌遠道
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
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以封植惡
種常至于蔓延其或認槭棘爲美櫝認稊稗

爲良苗則惡種日見猥大而嘉種微矣噫嘻
可懼哉然則如之何曰早辨

鶴林玉露

莊子謂至人人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
而赤烏几几孔子厄陳而弦歌自如皆至人
也不濡不熱言其心耳非謂其血肉之身也

鶴林玉露

有人夜怕鬼陽明先生曰卽是平日不能集義
而心餒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或

曰正直之鬼不須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
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卽此一
怕便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
耳如人好色卽色鬼迷好貨卽貨鬼迷怒所
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釋訓編

蘇黃門曰衣冠佩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
以却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

鶴林玉露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履平地而恐
涉風波而不疑

樵談

晁文元曰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

格虎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卽時而止勿

縱染指之欲

自警編

良農不以年歉而輟耕老漁不以歲寒而罷釣

芝蘭不以無人而不芳故君子不以夜浴而

改容不以昏行而變節

樵談

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爲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

漢書

倪宗玉書室中有帖子云德業觀前面人名位

觀後面人愚問觀之將何如宗玉曰從前觀

之祇見我不如人而益勵思齊之志從後觀

之祇見人不如我而自銷蹭蹬之憂

綠雪亭雜言

顧尚書東橋公璘嘗著二警詞以自勵其左警

詞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

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其右警詞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姪不若韜精以示拙噫二詞真藥石之語也

新知錄

東郭子謂其門人曰子知仁義之爲稻梁利欲之爲醜毒矣乎曰知之曰子之于仁義能如稻梁而時食之乎曰好焉而未能恒也曰子

之于利欲能如醜毒望而避之乎曰惡焉而未能去也曰若是則子尚未能致其知矣

鄒東

郭

福從善禍從惡人孰不祈福而免禍何不究其所從義得利利得害人孰不趨利而避害何不辨其所得

衡門寤言

自心先生曰謹則無憂忍則無辱靜則常安儉則常足又曰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

終身不恥又曰立身之道內剛外柔正家之道上遜下睦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公不可以馭下此皆至言也

新知錄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慾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長者言

靜能制動沉能制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察其

偏而悉矯之則氣質變矣

薛文清公

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心緩佩弦以

自急

韓子

甌甄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長者言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溟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莊子

辨含于訥巧隱于拙剛蓄于巽直蘊于謙明養
于誨五者藏用之道也

憬然錄

至道之用嗇鄙細不可吉人之詞寡深密不可
節俠之生輕鬪狠不可通達之財疎暴殄不
可才子之氣高矜驕不可廉吏之守嚴刻剝

不可

書紳要語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關
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省躬長語

治國家有二言曰閒時忙做忙時閒做變氣質

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長者言

枚乘曰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
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昭明

文選

劉卞功有云常人以嗜慾殺身以貨財殺子孫
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

者豈不快哉

書永編

勸君莫着半點私但着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勸君莫用半點術但用半點術終無人不識君不見巍巍溫公律身嚴與人忠赤心質神明素行孚狡童

蔡虛齋

饒一着添子孫之福壽退一步免隙駒之易過
忍一言免駟馬之難追息一怒養身心之清

和

救劫寶經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任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皆名言也

鶴林玉露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箇好人幸逢太平復爾溫飽不思做君子更何爲也

長者言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奧而言界墻不言腹

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長者言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胡敬齋

尋思千能百巧都不濟事只無欲乃是高處

薛文

清公

天下之最討便宜者莫如做好人特人未之思

耳 衡門錄

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真色人自

有一種堪愛堪敬處所以爲最可貴

衡門錄

凡人尚智巧正是沒受用處人反以能羨之何

耶昔人有云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

味呆非高人之見不能道此

衡門錄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

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

生放曠却曰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長者言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長者

言
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長者言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

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娑羅園清語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

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

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

又須賴諸君憇息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

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醒跬步

差便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榜樣

也長者言

范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

若將兩塊玉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麤曠

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

侵凌則省修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

便得道理出來

日益編

非界大出並高又所陳請其對澌警顯執步
文所陳請其慈惠此去樂頁不教對陸樂頁

言行

慎言謹行是修己第一事

薛文清公

不言而躬行不露而潛修

薛文清公

謹言乃為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

矣

薛文清公

人不誠處多在言語上

朱晦庵

無妄語入誠之門深宜體此

薛文清公

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余謂為

學不在多言亦顧力行何如耳

薛文清公

張子韶先生曰終日譊譊者爲善多不終

警語類抄

凡人有待于外者已有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西施之容也待砥礪而後利者非莫邪之器也盛德之士豈待言語而後信于世哉

警語類抄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

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扎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其主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

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吾知不示人
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于百川
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周武王金

人銘

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
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
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遠而危其

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家語

昔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尚父曰黃帝之誠
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
封其口曰磨甿堅慎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
慎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
著慎言者八亦既拳拳矣老氏猶譏之曰凡
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
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

蓋言之流禍深人之發言易以易發當深禍
噫危哉

讀書鏡

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
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
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
以復言者施衿結襦申父母之誠欲使汝曹
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

節儉公正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
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
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
汝曹效之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敎之士所
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
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漢書

夫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
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

言出于已不可止于人行發于邇不可止于
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至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
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詎不信

夫 鶴林玉露補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
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翰苑東洲以述職

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窑盤盞
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
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
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
玉之器爲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鶴林玉露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撫驂無咎服車至門曰滅竈將
失火入室見日日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

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為笑者早

晚之時失也賢奕編

薛文清公曰輕言則納侮慎言集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

切須檢點長者言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長者言

薛敬軒先生曰發言須句句有着落方人于忙

處言或妄發所以有悔惟心定則言當理無

妄發之失多言最使人心志蕩而氣亦損少

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警語類抄

出言須思省則思為主而言為客自然言少長者

言

切不可隨眾議論前人長短要當已有真見方

可薛文清公

前輩有云戒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忍事恕不

明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賓退錄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其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莊子

富鄭公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朱文公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身而後動

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在涅貴不淄矜矜內含光涇涇鄙夫介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崔瑗座右銘

度量如海涵春育應接如行雲流水操存如青天白日威儀如鳳文麟趾言論如敲金戛石持身如冰清玉潔襟抱如光風霽月節槩如

泰山喬嶽

古今名喻

荀子云贈人一言重如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

如詩賦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鐘鼓琴瑟

明心寶鑑

左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慎言集

敖清江先生曰晁氏客語曰狄仁傑一言而全

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

一言而省刑嘗因是而推廣古人有用之言

燭之武一言而秦伯退師展禽一言而齊人

不敢伐魯北鄙藺相如一言而完璧歸趙申

叔一言而楚莊王不奪人千乘之國茅焦一

言而祖龍認母魯仲連一言而趙人不敢帝

秦毛遂一言而定約從田千秋一言而悟主

張子房一言而散沙中之偶語袁盎一言而

撤夫人之坐席周勃一言而北軍左袒為劉

蘇瓊一言而兄弟不忍爭田曹武惠王一言

而南唐城陷無一人橫罹鋒鏑寇萊公一言

而決策親征遼人氣奪王沂公一言而西賊

服朝廷有人富鄭公一言而契丹不取關南
地韓魏公一言而調和兩宮胡澹庵一言而
金人不敢南牧者二十有四年凡此類者皆
所謂一言而興邦者也言出而天下以爲口
實者也其利不旣溥哉

警語類抄

昔者齊伐魯取饒鼎魯人以贖應之齊人知其
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爲信魯人以告柳
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柳下

惠辭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夫士各有鼎
也可不自愛其鼎也哉

警語類抄

劉安世問盡心行已之要司馬溫公曰自不妄
語始安世終身服膺故其進而議于朝者無
隱情退而語于家者無媿辭

慎言集

王文正公旦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
屈人默默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

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自警言編

羅一峯好古力學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
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
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見一善人愛之如祥
麟彩鳳見一惡人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饑
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
所在毅然必爲人之毀譽已之禍福皆所不
顧也

言行錄

儲文懿沉毅端簡凝然臺閣之器每與學士大
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
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烈故事爲訓
絕無燕昵語誥詞稱其雅操不羣長才傑出
學有本源志存貞固其見重如此

名世類苑

宋文憲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
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
複說道之弊也

名世類苑

黃公鞏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

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

名世類苑

廬山之麓有老儒杜了翁者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了翁曰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某于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敏求之四十餘年未之有得又惡乎講哉或曰道豈言行可盡耶了翁曰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若外言

行而講道某不願聞也他日陽明先生聞之嘆曰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

東谷贅言

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羣情欲府君先入解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間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警語類抄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鱗鱗至闕而止過

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

灼艾集

忠靖公與蹇忠定公同飲于所契之家夜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爾

南雍劄記

趙軌少有行檢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誠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爲齊州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

待明訪木主酬直而去

德慧錄

楊公翥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三李既寤深
自咎曰吾必旦晝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
無地三日不餐焉

士範

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婺婦亦獨處一室時夜
風雨暴至婺婦室壞趨而托焉男子閉戶不
納婺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
乎男子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同居今汝幼

吾亦幼是以不納汝也婺婦曰子何不若柳
下惠男子曰柳下惠固可我固不可我將以
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
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于此也

家語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
大夫何足道其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
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
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

言之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
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
乃指爲鳳凰鸞鸞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
異乎

鶴林玉露

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

枚乘
諫吳

王書

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
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

是相愛相成之意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
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
如此豈惟失忠厚之道亦斂怨招禍之端也

胡師蘇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
人之機巧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註本奸者用
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
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

矣 名公格言

省身詮要曰刀瘡易沒惡語難銷 慎言集

古人云禍莫大于縱已之欲惡莫大于言人之非又云以言傷人者利于刀斧以術傷人者毒于虎豹皆名言也 自警言編

段邁過橫坑從者于馬前拾髑髏一片隱隱有逃奴字蓋黥踪入骨也夜即夢人以手障面從之索骨且曰我羞甚急爲我深藏無令人

見從者驚覺立瘞之乃知人既死掩護已過猶若此可盡言彰之乎 德慧錄

今人一相抵觸忿謗蜩興豈忠厚存心者哉至于閨門事所繫尤重孔子以爲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凡傳聞之言吠聲畫影豈可挈清白之人而置之腥穢之坑塹乎設或萬一有之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假若厚誣其人使抱終身不滌之醜由是夫

棄其婦父逐其子口舌紛擾骨肉殘夷者吾
見多矣可不戒哉

教家要畧

潘尚寶去華自言鄉舉時見一青衿與其友騎
而歸聯鑣道上誦所爲試義取正於友誦至
半馬噴首昂足擲青衿于地青衿怒鞭箠無
笑俄而馬死復生爲人至三四歲能記夙世
事曰我前生某青衿家馬也家人因問之曰
聞某年某青衿馬跳嚙不馴被箠以死爾乃

是乎曰然余所以跳嚙者惡其文惡故怒而
至此久之青衿往馬家詢問果得其實噫文
之惡者不可入于馬之耳世之爲惡文不自
知其醜而妄獻于大人先生之前者豈謂大
人先生之智不及馬耶然馬猶怒文之惡跳
嚙不少假而大人先生習于媚悅凡遇惡文
之獻動皆諛美曰韓柳也遷固也心知其非
口交譽之而不敢怒夫至于使大人先生諛

美後輩直道反出馬下世趨之薄可勝嘆哉
而又不獨文爲然行或乖方譽曰曾史政或
疾俗譽曰魯卓其人聞之自以爲是居之不
疑嗚呼世非大庭人非無懷直道已頹佞風
久煽夫孰能不波可怪也歟

雪濤小書

昔人有言何以止謗曰無辨人之是非毀譽如
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終掩其實
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

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
增己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修而

平物也

王陽明

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况他人乎

薛文清公

粵令性悅諛每布一政羣下交口讚譽令乃權
一隸欲阿其意故從旁與人偶語曰凡居民
上者類喜人諛惟吾王不然視人譽蔑如耳

其令耳之亟招隸前撫膺高蹈嘉賞不已曰
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隸哉

賢奕編

人有善諛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者小人之
最姦黠者也彼既面諛而我喜及其退與他
人語未必不竊笑我愚也人有善揣人意向
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已合者亦
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既揣合我意及退與
他人語未必不笑我爲他所料也世有一等

庸俗子樂其諛而不顧其笑語者無論已若

大賢高士亦甘受侮而不悟何歟

梧坡錄

邵康節先生詩曰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
處否時信道而行安有悔樂天之外更何疑
受疑始見周公旦經厄方明孔仲尼大聖大
賢猶不免堯夫非是愛吟詩又嘗曰方將與
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是非

五宮編

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來說是非者便是是

非人 明心寶鑑

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謗毀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阻

薛文清公

人之奉承我誇譽我不可遽喜必反而思之我果有好處猶退然讓之如無好處而以此加我必利我者也必畏我者也必假此以試我者也必柔媚小人不顧禮義而妄徇我者也吾方自愧之不暇而况偃然當之哉人之侮

慢我毀謗我我必有不是處或所行雖是而性氣偏執不能從容委曲不然或疑似之迹而人不相諒或傳聞之誤而人未加察故爾我惟自責自修日後自明彼自愧服若遽生忿心與人爭辯不已或詈罵繼之反起釁端戒之戒之 胡師蘇

是非毀譽所不能無者是則歸人非則歸己聞譽則謙聞毀則受無尊無卑處之皆當如是

前輩云恩欲已出怨將誰歸此真博大君子之言也

官箴集要

鄭和諧文中子于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公待之如舊又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囚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日益編

廣量

士當以器量爲先

劉忠肅公

人須有容德乃大古謂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掩瑕有容之謂也

薛文清公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乎愚曰凡橫逆之來祇逮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如蘭相如謹避廉頗之

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于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舍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

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綠雪亭雜言

嘗觀山勢高峻直截者卽生物不暢茂其合輳迴環者則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則水急而魚鱉不留淵潭深則魚鱉之屬聚焉人之峭急淺露者必無所積蓄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成寬緩深沉者則所蓄必多於物無所不容作事則安重有力而事必成

噫觀山水可以觀我矣

薛文清公

顏之推云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于崖岸洪抱之梁必沉溺于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或問呂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

前滿地生荆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徑路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于峻及離人而立于獨者可以警矣

讀書鏡

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

涵養之淺深

薛文清公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察察者有所不

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家語

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

薛文清公

中黃先生云明不觸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盡惡許爲直是也但當生大慈憐憫心方便譬喻引之歸于正道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若

忿嫉于頑極口攻之則是與之修怨何取其爲明哉

讀書鏡

工于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詳于禁者有法外之遺奸風林無寧翼湍水無縱鱗奸宄之熾皆緣禁網之嚴罅漏之多每由防範之密故聖人寧受不足之名而推其所餘以遺後人不忍盡用其術以求多于天下

龍川子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

宮中顧妃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也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鏐子苟問之卽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動容呼萬歲聖性仁慈如此林叡公位極人臣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其一爲澧州刺史其二貶司農卿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舟次爲駭浪所驚左右呼不至渴甚自潑茶喫也以此視仁宗度量豈比酸措大

骨頭天地懸絕

讀書鏡

張子房欲辭封爵第曰昔與陛下遇于留封臣留侯足矣薛包與弟子分產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頽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夫謝賞則辭尊居卑遜產則舍肥就瘠猶且委曲其詞名迹俱掩不惟使讓者無名且使受者無愧古

人至德如此

讀書鏡

李文靖公秉鈞時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
公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
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
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于
馬上踈踏再三曰屢求退以至上未賜允耳
終無忤也夫引燭焚詔不避咫尺之威而獨
能于狂生容忍亦可謂難矣真可謂賢矣

世範

毛仲雀知曹州日有書生投書于仲雀辭涉謗
訕僚屬皆不能堪仲雀延之上坐謝曰使我
常聞斯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警語類抄

寇萊公數短王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萊公
之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每談
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
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
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名臣錄

呂蒙正拜相之日入朝堂有朝士于簾下指之
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旣而同列
欲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若一知之終身不
忘不如勿問也

古今藥石

齊劉計自少至老不見喜怒之色每手可競之
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陵之者莫不退而愧
服余少而剛褊事後不能無愧悔故嘗書晉
人衛玠所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

可以理遣之語以自警省云

冬餘錄

尚書楊公翥性最寬厚隣家構舍溜桶水出公
庭家人語于公公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
侵其基址公有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
些些也不妨隣翁生兒恐驢鳴驚之賣驢徒
行又其先人墓碑爲隣田兒戲推仆守墓者
奔告公公曰傷兒乎曰否公公曰幸矣爲語諸
隣家善護兒勿驚懼焉度量寬洪類如此

新

錄

韓魏公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一日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自警言編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襟宇靜淵閎廓不見涯涘嘗有隸人汚公織金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

浣何懼爲又有吏壞公寶石硯匿不敢見公召諭之曰物固有壞時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公自幼端謹好學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喜怒不形于色有被酒侮慢公者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邪

言行錄

張莊簡公爲御史時年二十七巡按山東初抵臨清往文廟行香偶一酒家酒標掛低掣落

冠帽左右驚懼公恬不爲意命取冠拂塵戴之而去明日州官鎖押酒家詣公乞罪公徐語之曰爾所居是上司過往之地今後酒標宜掛得高此竟遣出仍命州官勿督責之公之寬大仁恕蓋出于天性不假修習者

續自警言編

韓魏公琦帥武定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于旁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

之亟呼視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遜齋閑覽

張知常在上庠日有白金十兩藏于篋中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曰非吾金也同舍生感公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湘山野錄

元至正壬辰蘄黃妖寇犯龍泉章公溢與其從子孝仁避亂山中而孝仁爲賊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購求之及得公大喜賊帥問計于公公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刃磨其脅曰不降且死公不爲屈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乃集里兵不旬

日擊却之洪武初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于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當先養人廉恥使之避而不犯豈直搏擊爲能哉

吾學編

王文正公旦任事久人有謗公于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

古今藥石

呂正獻公晦叔議者或咎公持心太恕令除惡

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

耶灼艾集

王質判蘇州太守黃宗旦得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鈎之而得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穿人于死地乎宗旦慚服悉出其獄稱公曰君子也灼艾集

何文定公曰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西疇常言

嘗于寺壁見一詩云謾誇李白與劉伶荷鋪騎鯨得令名肯許二公偏喜酒只緣世事不宜醒愚謂不宜醒者君子處世之微權也而常醒醒者君子處身之大法也屈原自謂獨醒

矣然量之未弘自投汨羅陷于賢智之過雖
曰忠清潔白千載一人而善道猶未也二翁
蓋能有見于不宜醒矣然亦能常醒醒否耶
新知錄

范忠公戒子弟曰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之
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之言也

蒙南鄉約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
曰吾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田夫

乞兒曾見同僚齊瑞卿書此于齋中跋其尾
曰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爲瞑眩之藥
也

東谷贅言

解縉幼時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處其心
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皇明

寶善類編

李忠文爲大司成諸生頌之曰父母之心天地
之量

皇明寶善類編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終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

皇明名臣錄

韓魏公于小人欺已處明足以照之終不道破愚謂此正魏公德量最高處明知其欺則終莫能欺苟許其情則激怨矣怨則不肖之心生不中傷之不巳也古來豪傑敗于小人者多昧此幾噫魏公之志遠矣

綠雪亭雜言

凡人語及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尚論錄

忍難忍事方爲忍容可容人未是容

古對聯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畧有與人計較長短意思卽是渣滓消

融未盡

薛文清公

禮義廉恥可以律已不可以繩人律已則寡過

繩人則寡合

書紳要語

聖賢有憂世之心無忿世之心

胡敬齋

人以厚道待人正是自己占地步處故曰寧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看來何等氣象

衡門錄

孟子三自反後比妄人爲禽獸是猶未免英氣太露故不若顏子犯而不校爲得萬物一體之意朱子曰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

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西銘二句說得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顏子不校之意蓋如此

新知錄

或問人于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是氣不平否程子曰亦是量狹

慎言集

好名休要霸占也須勻些兒惡名休要推辭也

須分些兒

呂新吾小兒語

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

齊物之情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而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乎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矣，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省心錄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

咎往日之過，并棄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薛文清公

防小人密于自修

薛文清公

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省心錄

矣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

文門而野無可用之木也以其處心修亦甚
谷封自之豈非棄賢對人無惡善

謹慮

諸禍皆從忽起故人作事不可不慎衡門錄

細微處一一能謹或少過舉矣薛文清公

防小人密于自修薛文清公

好勝人之大病薛文清公

老子往問常樅曰先生何以教諸弟子樅曰過

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

耶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

曰非謂其敬老耶縱曰嘻是已復張口以示
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曰吾齒存乎老
子曰亡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
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縱曰嘻
是已吾何以語子哉

古今名喻

孔子觀欹器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
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
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何如孔子曰聰

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
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
損之又損之道也

韓詩外傳

成回學于子路三年回敬謹益甚子路問其故
回對曰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
加之虎豹之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夫人爲
善者少爲讒者多此身若在安知其免禍也
嗚呼世之忘偃僂之恭肆偃蹇之傲者多矣

如成回者幾人哉

妙明子

紉蘭握瑾者誨如之良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
佞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鉅刃也
是以君子網盛彩而不揚履危機而知戒

警語類抄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召網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膺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

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驍勇之士多死于鋒鏑聰明之士多敗于壅蔽好遊水者溺于水好馳馬者墮于馬各因其所長而禍之也君子慎毋以炫露而招損哉

什類書

峻高者潰葉茂者摧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成功者墮名成者虧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畧震王者身危

文選

才用而不已則有遺才智用而不已則有遺智

故善用才智者如刃解牛當用則時而出之
既用則斂而藏之苟用之不已其不缺且折
者幾希

龍川子

有譽于前不若無毀于後有樂于身不若無憂

于心

書紳要語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

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歸有

園塵談

人家常要有不足處若十分快意便自有不恰

好處

胡文定公

勢到七八分則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薛文清公

邵康節問陳希夷持身之術希夷曰快心事不

可做得便宜處不可再往

自警言編

閑居慎勿說無妨纔說無妨便有妨爽口物多

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爭先路徑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與其病後方服藥不若病

前能自防

邵康節

趙德麟詩曰記得離家日尊親囑付言逢橋湏
下馬過渡莫爭船雨宿宜防夜鷄鳴更相天
若能依此語行路免迍邐此征途藥石也古
語云力能勝貧謹能勝禍言勤力幹家則可
免貧凡百持謹則可免禍德麟詩勝禍防患
之一道也

芝溪錄

懼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

明心寶鑑

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

陳希夷

君子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文選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

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

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古今藥石

張飽帆于大江馳駿馬于平陸天下之至快反

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吾嗤

樂莫大焉

省心註要

諺云養癡奴乘羸馬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湛氏家訓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苻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晝永編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師之是聽于是小試洲渚之間所向莫不如意遂以為盡操舟之術遽謝舟師椎鼓徑進亟犯大險乃四顧瞻落墜槩失柁然則召今日之危

者豈非前日之倖乎

名喻

處州府城南十里有天嘔塔宋祝顏題詩云山頂浮圖壓巨鰲野僧平日謾心勞時人欲識天工意萬事寧容險處高斯言也其為好險

營身者設歟

鶴林玉露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

王叅政四留銘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倏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凡事須退一步方可爲修身齊家之要道

鶴林玉露補

晏嬰相齊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秉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身不滿六尺相齊君

名顯諸侯今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身長七尺爲人僕御觀子之意自以爲足是以求去其夫後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晏子乃薦其御爲大夫以其妻爲命婦其妻之言至理也晏嬰之薦以其能遷

善也

鶴林玉露補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麕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

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膺吏
民之任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
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
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
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
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意益小祿已厚而慎
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知斯三
者一生之餘事畢矣

鶴林玉露補

孫皓問丞相陸覲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覲曰

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

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今政荒

民敝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世說新語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
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
不驕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舌華錄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

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公素好誦
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
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
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
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之默然明日

賓至門庭寂然

綠雪亭雜言

侍郎葉公鏜述其同年兵科何石亭嘗言其鄉
揚卮齋相公富國時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

面諸子布列在位濟濟其子慎舉進士第一
人皆賀之公輦感不自安人問其故公曰君
知傀儡場乎如方奏伎時則次第陳舉至將
闕則盡出傀儡于場此曲終時也人家氣數
有限今盡發洩如此人皆以爲吾宗之慶吾
憂方大耳未幾公以議大禮不合去狀元謫
戍遠方而有僉事者復以註誤抵罪人皆服
老者之先見云又述其郡汪少宰閒齋公語

云人家富貴如牡丹今春既盛開矣復當培之以爲來春之計苟盡其氣數而不加培護豈能使花之常開乎因謂勢極盛滿不可無楊公之識持盈守成不可無汪公之見也

厚生

訓纂

崔湜仁師之子弟澄液從兄洎並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謝曰吾門戶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湜時執政年三十六

嘗暮出端門下天津馬上賦詩曰春還上林苑花發洛陽城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可致其年不可及也然湜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下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荆州夫進取不已卒罕令終文章富貴門第少年四者亦何足恃

讀書鏡

李文達公每以盈滿爲懼取毛詩中語扁其堂

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其容粹然見者如坐春風中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倖却戎狄皆公之力

吾學

編

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顏竣之敗其父知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

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祖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婿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于主父偃蔡京之敗則已亦知之然而終不易轍者何也故曰當局者迷

鴻書

樵李胡繼虞舜卿書

蘇李財錄與我陳善

列書

京之類陽日亦取之然而絲不為辨者向心

映之術炎之類其獻余映之至于王父顯

映之類王母之類其象映之蕭聖忠之類其

映之類其子映之類其子映之類其子

映之類其子映之類其子映之類其子



卷之四